



股票作手 回忆录

→ 投机之王的交易圣经 ←

(美国)爱德温·李费佛 / 著
真如 / 译



唯有看清多空趋势，建立个人投资风格
在多空对决的夹缝中做一个冷静、自信的投资者
才能在中国股市左右逢源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股票作手回忆录

[美国]爱德温·李费佛 / 著

真如 / 译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票作手回忆录 / (美) 李费佛 (Lefevre,E.) 著 ;
真如译 .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 2015.8

书名原文 :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ISBN 978-7-5443-6161-3

I . ①股… II . ①李… ②真… III . ①股票投资 – 经
验 – 美国 IV . ①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5833 号

股票作手回忆录

作 者: (美国)爱德温·李费佛 (Edwin Lefevre)

译 者: 真 如

责任编辑: 刘 铮

装帧设计: 黎花莉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4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43-6161-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 录

第一 章	华尔街没有新事物。投机就像山川那么古老	1
第二 章	生市场的气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7
第三 章	凡事都有两面，但是股市只有一面	35
第四 章	等你知道不该做什么才能不亏钱时，你开始学习该做什么才能赢钱	47
第五 章	不要失去你的头寸	67
第六 章	考虑大盘，而不是个股	81
第七 章	股票永远不会太高，高到让你不能开始买进，也永远不会太低，低到不能开始卖出	95
第八 章	在多头市场看多，在空头市场看空	105
第九 章	投机客一定不能只是个学生，他必须同时是学生和投机客	121
第十 章	总有一个错误在你前边	141
第十一章	关心把事情做得正确，而不是关心赚钱	157
第十二章	股市不会为你的皮大衣付钱	173

第十三章	身为投机客，我的事业是始终支持自己的判断	191
第十四章	抓住空头回补的理想时机	207
第十五章	在投机操作中，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绝对预定	227
第十六章	明牌：大家多么想要明牌	237
第十七章	经验会付给你稳定的红利，观察会让你得到最好的明牌	255
第十八章	投机客的勇气就是有信心根据自己的决定行动	273
第十九章	股票投机成功的基础，是假设大家未来会继续犯以前所犯的错误	283
第二十章	不要指望把利润救回来，在还能出脱而且能够廉价出脱时，赶快脱身	291
第二十一章	在景气热潮中，大众总是先赚到很多钱——账面上的利润，而且始终是账面上的利润	305
第二十二章	在华尔街上，狗绝对不会反对咬狗的愚蠢偏见	323
第二十三章	警惕那种只解释不具名内线人士希望大众相信的解释	347
第二十四章	大众应该始终记住股票交易的要素。一只股票上涨时，不需要花精神去解释它为什么会上涨	359

第一章
华尔街没有新事物。
投机就像山川那么古老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我初中一毕业就去做事，在一家证券号子当写黑板的伙计。我对数字反应很快。我在学校里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三年的算术课；我特别善于心算。黑板伙计的工作是把数字写在营业大厅的大黑板上，通常会有一位顾客坐在行情自动指示器旁边，喊出价格。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价格出现得太快，我总是记得数字，一点问题都没有。

办公室里有很多其他员工，我当然和这些人交成了朋友。但是如果市场很热络，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工作会让我非常忙碌，根本没什么时间说话。然而在营业时间里，我并不在意这一点。

但是，忙碌不能阻止我思考自己的工作。对我来说，黑板上的报价并不代表股票价格，不代表多少钱 1 股，只是数字而已。这些数字当然有某种意义。这些数字总是在变化，变化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为什么这些数字会变化？我不了解，也不在意。我不会想这些事情，我只是看到这些数字在变化，平常每天大约五小时，星期六两小时，这些就是我必须想的东西，这些数字总是在变化。

我开始对价格行为感兴趣，就是这样子来的。我对数字的记性非常好，前一天价格在上涨或下跌前是怎么变动的，我可以记得一清二楚。我所热爱的心算对我实在很方便。

我注意到，股价在上涨和下跌前，可以说通常都会显现某些习惯。同样的情形说不完，这些例子成为指引我的

先兆。我才 14 岁，但是我在心里观察了几百次以后，发现自己在测试这些先兆的正确性，比较今天股票和其他日子的行为。没过多久，我就在预测价格的运动。我说过，我唯一的指引就是股票过去的表现。我在心里放了一本“内线简报”，寻找根据一定形态起伏的股价。我“标定”了这些股票，你知道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例如，你可以看出什么地方的买盘比卖盘略胜一筹，股市正在进行一场战斗，大盘就是你的望远镜，十次有七次可靠。

我很早就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华尔街没有新事物。华尔街不可能有新事物，因为投机就像山川那么古老。股市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会再度发生。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我想我真正设法记住的就是何时和如何发生，我用这种方式记住的事实，就是我利用经验的方法。

我对自己这种游戏变得非常感兴趣，而且非常急切想预测所有热门股的涨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自己的观察记录在里面。这不像很多人所做的想象交易的记录。很多人这样做，只是想象地赚赔了几百万美元，却不会热昏头或者进穷人收容所。我的本子则是记录自己猜对或猜错了。除了判定下一步走势外，我最感兴趣的是证实自己的观察是否精确，换句话说，就是验证我是否正确。

我研究过一只热门股当天的每一次波动后，会断定这只股票的行为就像过去下跌 10 点、8 点前的惯例一样。于是，我会记下这只股票和它在星期一的价格，回想它过去的表现，写下它星期二和星期三应该会怎么样。时间过了

以后，再和实际的盘势记录比对。

我就是这样开始对大盘信息感兴趣的。从一开始，价格波动就在我心里跟上升或下降运动结合在一起。波动当然都有理由，但是大盘不会去管原因和理由，也不会花精神去解释。我 14 岁时不会问大盘为什么，今天我 40 岁了，也不会去问为什么。某只股票今天波动了，原因可能两三天里不会知道，或者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都不会知道。你和盘势的关系是现在的关系，不是明天的关系。原因可以等待，但是你必须立刻行动，不然就会被抛在后面。这种情形我一再看到。你会记得空管公司前天下跌了 3 点，其他股票却都大幅回升，这就是事实。下一个星期一，你看到董事们通过了股利，那就是理由。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即使他们本身并没有出售持股，至少他们也没有买进。既然没有内线买进，没有理由不应该下跌。

我持续做自己的小备忘本，大约做了 6 个月。工作结束时，我不是立刻回家，而是记下我想要的数字，研究其中的变化，我总是在寻找重复和同样的价格行为——学习解读盘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样就是学习解盘。

有一天，办公室里的一名伙计来找我，他比我年长，我正在吃中饭，他低声问我有没有钱。

“我想知道你这是为什么？”我说。

“呃，”他说，“我得到柏灵顿铁路公司一则很棒的内线消息，要是我能找到人跟我一起作，我打算作一作。”

“作一作，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我问道。我认为只有顾客、也就是很有钱的大爷，才能靠明牌（内幕消息——

编注) 作一作, 或者才有能力玩玩股票。不是吗? 要参与这种游戏得花好几百美元, 甚至几千美元, 就像你必须富有到拥有私家马车和戴丝绒帽子的车夫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要作一作。”他说, “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

“呃, 我拿出 5 元的话, 可以交易 5 股。”

“你要怎么作?”

“我要拿这些钱当保证金, 到空中交易证券商(开办保证金交易业务与客户对赌的券商——译注)那里, 照他们的最高限制, 全部买进柏灵顿股票。”他说, “这只股票一定会涨, 这样做就像捡钱一样, 我们的钱片刻之间就会增加一倍。”

“等会儿。”说着, 我拿出自己的小秘籍。

我不是对把自己的钱增值一倍感兴趣, 而是对他说柏灵顿铁路就要上涨的话感兴趣。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的秘籍应该会显示出来。我看了一看, 果然不错, 根据我的设想, 柏灵顿铁路的动作就像每次要上涨前一样。我长这么大以来, 还没有买卖过任何东西, 而且我从来不和其他男孩子赌博。但是我所能看到的, 就是这次是大好良机, 可以测试我的研究、我的小嗜好精不精确。我立刻想到, 如果我的秘籍不能实际派上用场, 理论上就不能吸引任何人。所以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他拿着我们的共同资金, 到附近一家空中交易号子, 买了一些柏灵顿铁路的股票, 两天后, 我们获利卖出, 赚了 3.12 美元。

经过第一次交易后, 我开始遵照自己的秘籍, 到空中

交易号子投机，我会在午餐时间去买进或卖出。对我来说买卖从来就没有任何差别。我操作一种系统，而不是操作一只喜爱的股票，也不是操作支持我买卖背后的意见，我只知道其中的算术。事实上，我这一套方法，在空中交易号子里，是理想的操作方法，在那种地方，交易者完全只是赌印在报价纸带上的股价波动而已。

没过多久，我从空中交易号子赚的钱，就远远超过在证券号子里做事所赚的钱。所以我放弃了工作。我的父母都反对，但是他们看我赚的钱之后，再也不说什么话了。我只是个小孩子，当伙计的工资不高，我自行操作的成绩非常好。

我 15 岁时，赚到第一笔 1,000 块钱，我把钞票放在妈妈面前，家母表现出很惊恐的样子。这些钱是我在几个月之内，在空中交易号子赚到的钱，还不包括我已经拿回家的钱。母亲要我把钱存在储蓄银行里，以免受到诱惑。她说，从来没见过有哪个 15 岁的小男孩白手起家，赚到这么多钱过。她很不相信这些钞票是真正的钱。她曾经担心和烦恼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想，只想到我可以继续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这就是其中全部的乐趣——用自己的头脑，并且证明自己正确。如果我用 10 股证明我的信念正确，要是我一次交易 100 股，我的正确程度会增加 10 倍，这就是保证金增加对我的所有意义。只是证明我更正确，这样会比较勇敢吗？不会！毫无差别！如果我全部财产只有 10 块钱，全都拿去冒险，比我已经储蓄了 100 万美元，再拿另一笔 100 万美元去冒险勇敢多了。

总之，15 岁时，我就从股市里赚到相当多的钱，日子

过得很好。我开始时，在比较小的空中交易号子里操作，在这种号子里，要是有人一次交易 20 股的话，就会被人认为是约翰·盖茨（John W. Gates）或摩根（J. P. Morgan）（两位都是美国 20 世纪初期的大亨——编注）微服出巡。当年的空中交易号子很少吃客户，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有其他方法赚顾客的钱，即使顾客猜对了也一样。这一行的利润非常高，即使是规规矩矩的经营——我是说以空中交易号子自己所谓的正派经营——股价的波动也会收拾掉顾客少许的资金。不必多大的回档，就会把只有 0.75 美元的保证金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赖债的人永远不能重新下海，再也别想做什么交易。

我没有徒众，只顾自己做交易，总之我唱的是独角戏。我是用自己的头脑，不是吗？要是价格不照我判断的方向走，朋友或伙伴丝毫帮不上忙；如果不是这样，价格就会向另一个方向走，谁也不能好心地阻止价格变动。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我的交易告诉别人，我当然有朋友，但是我的交易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这就是我总是单独操作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这样，过不了多久，空中交易号子就很痛恨我打败他们。我会走进号子里，拿出我的保证金，但是他们会看着钱，根本不拿，他们告诉我没有什么交易可以做了。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叫我“少年赌客”（Boy Plunger）。我必须不断地换号子，从一家空中交易号子，换到另一家去。情形糟糕到我必须使用假名字。我开始时一定做很小的交易，只买 15 股或 20 股。有时候，他们起

了疑心，我一开始就故意输钱。然后狠狠地教训他们。过一阵子，他们当然会发现让我交易代价太高了，就会告诉我到别的地方去交易，不要跟他们老板的钞票过不去。

有一次，我交易了好几个月的空中交易号子，拒绝再接受我，我下定决心要好好从他们身上捞一笔。这家号子在市区各个地方，在旅馆大厅和附近的镇上，都设有分公司。我到其中一家旅馆大厅的分公司去，问经理一些问题，最后开始交易。但是我一开始依照自己特别的方法，操作一只热门股时，他开始从总公司收到很多信息，问是什么人在操作。经理把他们问的问题告诉我，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罗宾森，是剑桥地方的人。他高兴地用电话向大老板报告这个消息，但是另一端的人想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经理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跟他说：“告诉他，我长得矮矮胖胖，头发很黑，还有大胡子！”但是他正确地描述我的容貌，然后就一直听电话，满脸通红，挂上电话后，他叫我滚蛋。

“他们跟你说什么？”我很客气地问道。

“他们说：‘你这个大笨蛋，难道我们没有告诉你，不要接拉利·利维斯顿（Larry Livingston）的单子吗？你故意让他赚走我们 700 美元！’”总公司的人还说了什么话，他就没再告诉我了。

我试了一家分公司，之后又试另一家，但是他们全都认得我，我的钱在他们公司里再也没有用了。我甚至不能进去看看大盘，进去就会被一些员工羞辱。我设法说服他们让我间隔久一点，分散到所有不同的分公司去交易，但是这样说也没有用。

最后我只有一个地方能去，就是最大、最有钱的号子——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大都会是信用评等 A 级的公司，业务量非常庞大。在新英格兰地区每一个制造业中心，都设有分公司。他们当下就接受我的单子，我在里面买卖股票好几个月，有赚有赔。但是到了最后，情形还是像过去一样。他们不会像小公司一样，直截了当地拒绝我的生意。这样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平竞争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只是因为一个家伙正巧赚了一点钱，就拒绝接受这个人的生意，要是消息刊登出来的话，就会闹得他们灰头土脸。不过他们做了第二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我缴 3 点的保证金，并且强迫我每半点要增加保证金，然后是 1 点，最后是 1.5 点。那可真是不得了的麻烦！怎么说呢？容易得很！假设美国钢铁公司的外盘价是 90 美元，你想买这只股票，你的单子上通常会写：“买 10 股美钢，90 $\frac{1}{8}$ 美元，”要是你做 1 点保证金的单子，就表示如果股价跌破 89 $\frac{1}{4}$ 美元，你就自动被洗掉。空中交易号子不会要求顾客补缴保证金，也不需要顾客痛苦地叫交易员卖出，以便收回一点本钱，顾客赌错了，钱就输光光。

但是大都会使出卑劣手段，要求我买卖时加码。也就是我买进时，如果股价是 90 美元，我的单子上不是写“买进美钢，90 $\frac{1}{8}$ ”，而是写成“买进美钢，91 $\frac{1}{8}$ ”，我买进这只股票之后，股价可能上涨 1 $\frac{1}{4}$ 元，如果我轧平这笔交易，我还是要亏钱。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我要做

3 点的保证金，这样就把我的交易能力减少了 2/3。不过那里是唯一愿意接我单子的空中交易号子，我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不然就得停止交易。

我的运气当然有好有坏，但是大致说来赢面居多。大都会的人加在我身上的限制非常沉重，应该足以打败任何人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设法欺骗我，却没有成功。我靠着第六感逃开了。

我说过，大都会是我最后希望所在。大都会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有钱的空中交易号子，因此，他们对交易没有设限制。我想我是他们最大的个人交易者，也就是每天固定做股票的最大顾客。他们的办公室很豪华，拥有我所见过最大、最完整的看板。看板长度纵贯整个营业大厅，每一种你能想象到的东西，都有报价。我是指在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每一种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买卖的东西，应有尽有。

你应该知道在空中交易号子里怎么交易。你把钱给交易员，告诉他你希望买进或卖出什么，他看看报价纸带或报价板，从上面记下价格——当然是最新报来的价格。他也在单子上写下时间，因此单子看来就像正常证券号子的委托单——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用某种价格，替你买进或卖出某只股票多少股，收到你多少钱。你想轧平时，就走到交易员那里，告诉他——同一个交易员或另一个，要看号子的情形而定。他记下最后一个价格，如果这只股票并不热络，他就等下一个报价从报价纸带上印出来，然后在你的单子上，写下那个价格和时间，

签字核实后还给你，你再到出纳那里，拿到单子上注明的现金。当然如果市场走势对你不利，价格超出你的保证金规定的限制，你的交易就自动轧平，手上的单子就变成废纸一张。

在比较差一点、连客人交易 5 股都接受的号子里，买卖的单子是小纸条，买单和卖单的颜色不同。有时候，例如在狂热的多头市场中，号子会遭到沉重打击，因为所有顾客都做多，而且刚好都猜的正确。这样号子会扣除买卖手续费，如果你用 20 元的价格买进一只股票，单子上的价钱会写 $20\frac{1}{4}$ 元，因此你只能赌 3/4 点的涨跌幅。

但是大都会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号子，有几千个客户。我的确认为我是他们唯一害怕的顾客。他们对我规定了沉重的保证金加码，又规定我赌 3 点的涨跌，都不太能减少我的交易。我在他们容许的范围内，不断地买进卖出，有时候手上操作有 5,000 股之多。

就在下面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我放空 3,500 股美国糖业。我有 7 张大粉红委托单，每张 500 股。大都会使用大张委托单，上面空白地方，可以记录额外的保证金。号子当然从来不会要求你补缴保证金。你的保证金愈不足，对他们愈好，因为他们就靠着你被洗掉，而得到利润。在比较小的号子里，如果你想增加保证金交易，他们会写一张新单子给你，这样可以再收你一次买进手续费，而且一点的保证金，只容许你的股价下跌 3/4 点，超过之后，你的交易就自动轧平，输掉这一点的保证金，因为他们也要算卖出手续费，就好像把这次交易当成新的交易（当时买进和卖出手续费都是 1/8 点，买进要花 1/8 点的

手续费，卖出也要花 $1/8$ 点的手续费，因此一点的保证金只能容许股价上涨或下跌 $3/4$ 点，涨跌超过这个数目，就算赌输了，顾客缴的保证金——其实就是赌注——就被号子收走——译注)。

呃，我记得那天我交的保证金超过 1 万美元。

我赚到第一笔 1 万美元现金时才 20 岁。你应该听听家母说的话。你一定会认为，除了老洛克菲勒，没有人会带着 1 万美元的现金，而且她曾经告诉我该满足了，该去从事一些正当职业了。我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她我不是在赌博，而是靠着判断赚钱。但是她只能看出 1 万美元是很多钱，我所看到的却是更多的保证金。

我以 $105 \frac{1}{4}$ 的价格，放空 3,500 股糖业公司。营业大厅里另外有一个人，叫作亨利·威廉斯，他放空 2,500 股。我习惯坐在报价机器旁边，大声叫出报价，让报价板小弟抄写。这只股票价格的波动如我所料，很快就下跌了几点，然后停下来，喘息一下，再往下走。大盘相当疲软，一切看来都很有希望。接着，突然之间，我不喜欢糖业公司踌躇不前的样子。我开始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应该退出市场。当时糖业公司的外盘价是 103 元——当天的最低价——但是我不但不觉得更有信心，反而觉得更不安心。我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却不能正确地看出来。但是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又不知道事情从何而来，我就不能预防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我最好退出市场。

你知道，我做事并不盲目。我不喜欢盲目，一向如此。即使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想知道我为什么应该做某些事情。但是这次我不能给自己找到确定的理由，然